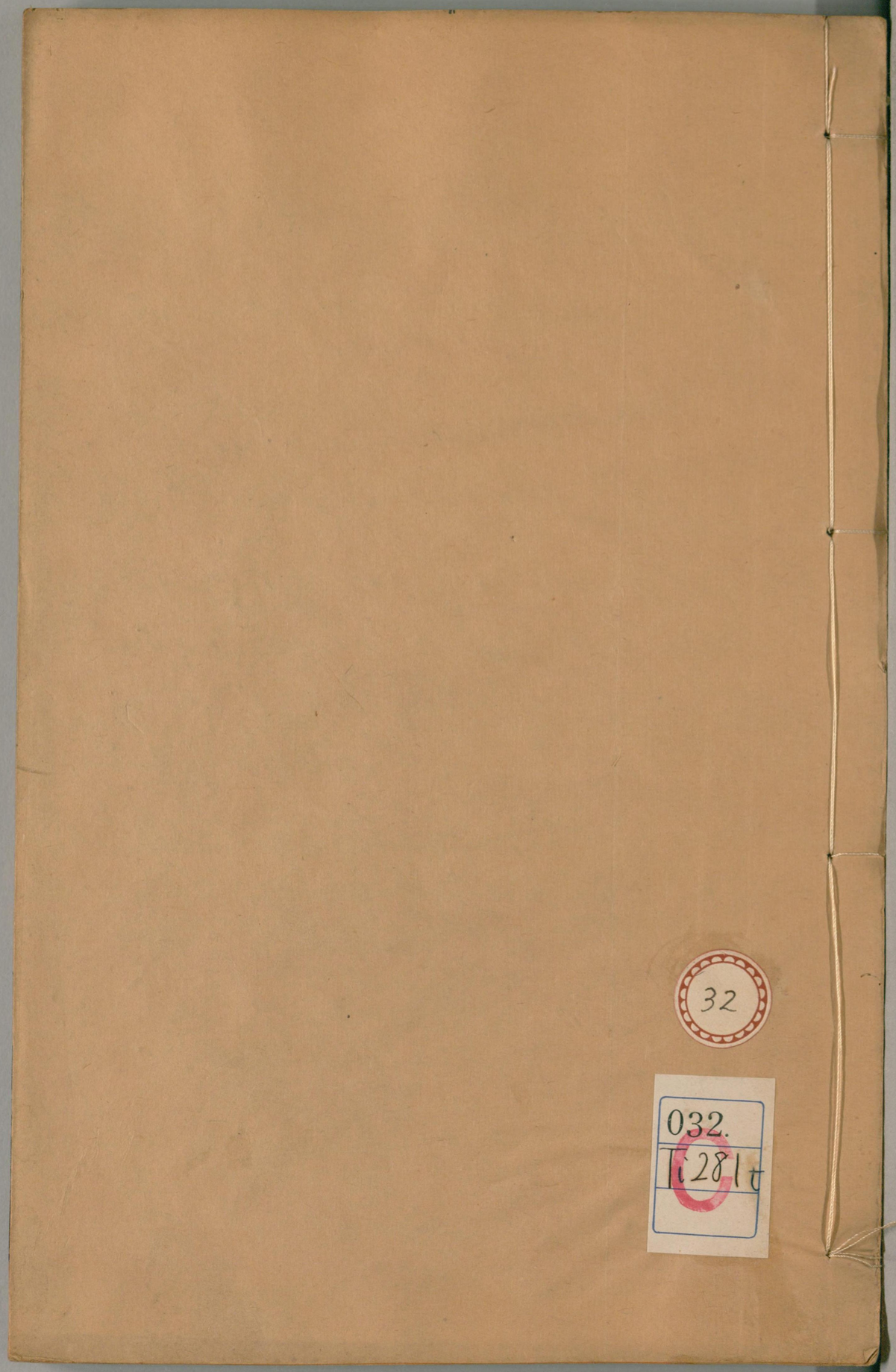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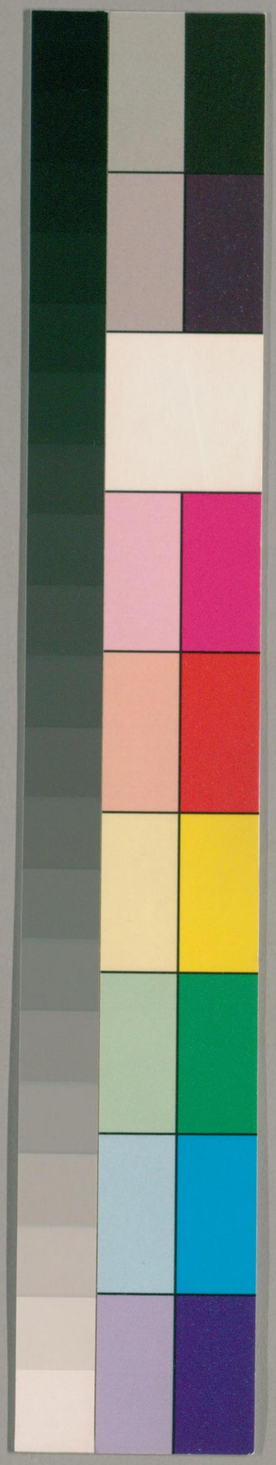


32

032.
Ti281t
C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御史臺

上卿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漢百官表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云　初學記位次上卿御覽同

寺 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內門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髹色題曰御史大夫寺漢舊儀

副丞相 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曰薛貢韋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爲御史大夫通典

国立国会図書館 27.4.21 図書館
26548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蘭臺 御史大夫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上

中司 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爲二千石（蔡質漢儀）

秘書爲隣 初漢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故歷代置都邑建臺省以秘書與御史爲隣（六典注）

弄印 漢高祖以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王相曰吾極知其左遷吾私憂趙念非公母可者於是徙昌爲趙王相既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母以易堯遂拜堯御史大夫始堯爲昌符璽御史人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奇才必代君爲相昌曰堯刀筆小吏何至是乎後果然（史記）

長者 張歐字叔武帝時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歐爲長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漢書）

上知人 武帝將封禪拜倪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倪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諫於上官屬易之上

舞文 張湯爲御史大夫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上

屠交府 杜周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子延年字幼公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上

自主副封 魏相字弱翁宣帝即位遷御史大夫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上

不濟 丞相司直繇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不法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不奉法自脩踞慢不遜攘讓請逮捕係治上于是策免望之黃霸代爲御史大夫上

數言得失 貢禹字少翁元帝時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重上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汗今天下奢侈官亂民貪盜賊並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寄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諉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

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

上嘉其質直之意上

九卿之右 元帝時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可使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臣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愼擇也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徧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上

統理天下 薛宣字贛君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果時成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白黑分明由是知名累遷少府月餘御史大夫千永卒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闕竊見少府宣才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考績功課簡在兩府文案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臣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不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上

相府 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漢成帝時何武爲

九卿建言依古置三公改御史大夫爲司空是時御史
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及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
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
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未博爲大司空奏言高皇置御
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
相監臨憲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中一千石未更御史
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
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爲百寮率哀帝從之迺更拜
博爲御史大夫上師古曰史言井竭烏去著御史大夫
之職當休廢也

後謂御史臺爲柏臺烏臺者皆此事也事文類聚烏

府下引此又云成帝時御史臺有烏集故謂之烏臺
誤合壁復因之亦誤

門北闢 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
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
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
改司經局爲桂坊置司直爲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
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
以兵部尚書李員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
開北門此說則非也 通典

無爲地 韋挺拜御史大夫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
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

26548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謝曰臣鶩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勳非舊而超處藩邸故寮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舊唐

見坐不起韋挺爲御史大夫見侍御史坐不起時馬周爲監察韋恃性使氣器於知人馬以才幹特達至於奏事韋猶作常人相處及韋爲太常卿馬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嘗欲復用韋在門下馬密陳其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十九年征遼擇運糧人馬云韋挺中麤使上然之竟以此敗分紀二唐稍異

憲臺後周日司憲隋及大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爲憲臺故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通典

被辱安受劉仁軌爲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漂沒有御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猥洩曰公與當朝讐者爲誰何不引決仁軌曰劉仁軌豈失卻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尅百濟奏以爲帶方州刺史仁願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置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爲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干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爲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臥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寃滯發明耳目興行禮儀無爲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苦移乃公就東廳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爲也唐新語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新唐

坐受其拜 韋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儔柰何設拜以狎之具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則天光宅元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爲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杭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爲辭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著等柰何以姑息爲事耶舊唐

彈擊黜斥 薛登本名謙光景雲中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爲太平公主所構出爲岐州刺史上

御史大夫 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

天中記

御史彈事不容大夫禮乎衆不敢對監察御史蕭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有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曰大夫而許則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會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新語

競爲官政 崔隱甫開元十四年代程行謀爲御史大夫在職強政無所迴避自貞觀年李乾祐爲御史大夫別置臺獄有所鞫訊便輒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滿隱甫引故事奏以爲不便遂掘去之又憲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競爲官政畧無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殆半羣寮側目帝嘗謂曰卿爲御史大夫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也舊唐

推遷 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韋思謙除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勑申明隔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爲大夫又坐受拜其後與之抗禮至今不改通典

副相 尹思貞睿宗初爲將作大匠時左僕射竇懷貞與造金仙玉眞兩觀調發夫匠思貞常節減之懷貞怒頻詰責思貞思貞曰公職居端揆任重弼諧不能翼贊聖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

小人之諮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闔門累日上聞而時食視事其年懷貞伏誅乃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目匪邦直執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生之體要敷祗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舊唐

兄弟並拜 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師拜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爲戶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元初亦宗還京峘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美之上

先細務 李朝隱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唐書

方挺 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劇髏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除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卽召李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旣失望出延賞爲淮南

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數奏明辯不阿
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駭
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怤以優補長
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怤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
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眞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
壤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之來兆邕尹部侍郎三人者
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上

不往曲江 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敎坊倡顧雜侍栖筠以
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
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上

進爲盛門 李叔明字晉族兄仲通字向叔明與仲通俱
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制劒南又與子昇俱兼
大夫蜀人推爲盛門上

經治如平日 顏眞卿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
而眞卿繩治如平日侍郎崔猗之山李何忌皆被劾斥
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時曰當關不敢乘趨出
槎梏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來先王而騎眞卿劾之帝
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故戒故不敢失崇明老而
黲卿姑容之百官肅然上

卿容御劾 李元素徵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
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任一無脩
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寖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其官散

相疎也見屬官必先拜脂韋在列大失人情舊唐

論元載姦 崔涣博綜經術長論議遷御史大夫元載補政與中官董秀盤結固寵涣疾之曰進見慨然論載姦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爲通鬻恩爲恕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術臣所未喻帝默然涣立睢孫也子縱德宗時爲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新

李景讓 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植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疇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出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沛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

諫抑外戚 李景讓轉御史大夫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皇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故西漢有呂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篡殆革唐命益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較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較朝一日或兩日示其昇降有差恩禮無僭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舊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制百司 大中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唐會要

雄班 避車要秩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霑砂作相掩虞日之五臣佇因獻替兼肅權豪宜分務於鸞扃俾効能於烏署

峻秩 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佩崇班威高石室蘇珊詞吞楚澤量湛黃陂西京展驥道掩題與右輔憑熊風超露冕朱帷霧撤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

職司天憲 御史臺事總朝綱職司天憲五代會要

天憲 吳武義元年改御史大夫爲御史大憲九國志

風俱中宗制

班序 御史臺御史大夫一人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監察御史顓舉不如法者百官志

中丞

侍有元烈 御史大夫本有兩丞其一曰御史丞一曰御史中丞謂之中者以其別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休有光烈漢官

糾察百寮 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蔡質漢儀

臺率 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留中爲御史臺率後志漢官尚書御史謁者爲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憲臺猶置以丞爲臺主中丞大夫謝靈運晉書

居殿中　釋名曰御史中丞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自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韋昭辨　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環濟要畧殿中蘭臺秘書圖籍在焉而中丞居之宋志

微文深詆　滅宣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史記

敬憚　陳咸字子康沛郡人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漢書

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法其權次尚書漢官解詁注

三獨坐　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東觀漢記

清識高亮　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法奉憲多所糾正爲百寮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自陳蕃雖尊爲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清識高亮謝承後漢書

奉公察舉　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

嚴舉劾案章車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續漢書

宣正 鮑勛字叔業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魏志

分路 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也 魏氏春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並合分道 通典註

周處字子隱爲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肜等正緘直筆權豪震肅 王隱晉書

不撓權勢 熊遠字孝文爲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迴協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初遠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美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 晉書

初學記遠遷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云云豈要其官之所至云然耶御覽合璧等俱因之欠審

夜警 譙王恬字元愉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

宗卽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中堂夜吹警角悟奏劾溫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悟忠正有器局在朝憚之晉中興書

悟晉宗室也初學記止云王悟誤

百官避路 江左拜御史中丞不得復入尚書省中丞鹵簿至百官避路隘淖排濟溝中但得鹵簿者雖皆清道而中丞尤嚴

四世中丞 王准之字元魯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請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宋臺建除

御史中丞爲僚友所憚准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范泰謝之曰卿乃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宋書

司直 鄭鮮之字道子宋武起義兵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南史

立朝正色 荀伯子遷御史中丞莅職懃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謔戲故世人以此非之宋書

孔琳之 孔琳之字彦琳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廢違憲典時羨之

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羣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上

不問權戚 蕭惠開拜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職之畏憚之入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上

南史不載後授中丞已失紀事之實鄭樵通志畧因之豈于宋書不一經目耶乃詆班固高至武帝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至平資于達歆不以爲濫

爲議寧非自道也哉

異其筆端 劉瑀字茂琳孝武初爲御史中丞瑀使高華人爲憲司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也王僧達云陰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上

日簡 顏延之爲御史中丞何尚之與延之書曰絳騶清路白簡深刻取之仲容或有虧耶通典永平八年沈約爲中丞奏彈王源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選

名士不樂 王球甚矜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謂曰汝爲此官不復成膏粱矣通典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上

憲臺試爲 王僧虔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南史僧虔曇首子也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上

兄弟司直 沈沖字景綽與兄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纘父在僦白幰車免官與錮沖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藝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

但焚如上

近世獨步 江淹爲衡史中丞時明帝作僚謂淹曰君其在尚書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僚也淹於是彈中書令謝朏等及二千石大縣官長多被奏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上

南宮 何敬容爲宰相後妾弟費惠明爲導官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卽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緬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

圖形 張緬字元長爲御史中丞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上

執憲直繩 張緬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爲宣城王長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緬宣旨曰爲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

兄弟班聯 舊例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大同四年元日大會張緬爲中丞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趨兩塗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 梁書

不畏強禦 陸杲字明霞爲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睦之失色傾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逼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不畏強禦南史

不手擊節 後魏改中丞爲中尉字道固爲御史中尉傾著作郎彪既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爲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脅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兒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北史

益利清直 高恭之字道穆莊宗時爲御史中尉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尒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尒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後尒生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其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說 魏書通典以爲北齊誤

嚴猛 御史中尉酈道元字善長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之勑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魏書

令行禁止 宋游道神武啟以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以游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游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游道入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

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北史

彈劾不避 崔暹字季倫爲御史中尉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上莊宗時崔

鏟暹字元欽累遷瀛州刺史上酷吏傳

赤棒 琅邪王儉字仲威武成第三子也兼爲御史中丞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寖絶武成欲雄寵儉乃使依舊制初入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儉總領四職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入墜帝大笑以爲善更勑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北齊

朝廷肅然 徐陵字孝穆爲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達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玉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

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陳子儉爲御史中丞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今江總望重一時亦爲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焉上

法無私 宋璟爲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縱恣益橫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御覽引作姚璹）恐忤旨遽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旨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反特勅原之仍令易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也（舊唐）

三世清節 盧奕懷愼之少子也與兄奐齊名天寶十一年爲御史中丞始懷愼及奐並爲此官父子三人爲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退位 盧坦字保衡爲御史中丞裴均爲僕射右班踰位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仲南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褒詔輸獻 盧坦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

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曰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新唐

侍臣 温造字簡輿爲御史中丞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淩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祇承人鞭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温造蔑朝廷典禮淩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畢而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淩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元和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亦如之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竭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勅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即祇揖而過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舊唐

察震對請 韓皐爲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白察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於此可盡

可來延英當與卿從容或無遺事親友或謂皐曰自乾元已來延英羣臣啟事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失於愼密乎韓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權剛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貴人知之柰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廷英之置也肅宗皇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臣僚得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寵欲盡其身柰何以此爲望哉傳載

朝廷綱紀 狄兼謨仁傑曾孫爲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謂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魏忌顧望爲心職業由茲不舉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爲常常之心哉兼謨謝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舊唐

合璧以爲魏謨語誤

紀綱之地 魏謨字申之魏徵五代孫也爲御史中丞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謨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以戶部公事從之謨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謨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謨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上

憲臺之長 中丞爲大夫之貳綠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爲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

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爲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
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爲從四品會昌四品集

奏進羨餘 歸融兼御史中丞胡南觀察使盧周仁違勅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賊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異端入財貨以市恩待朝廷而何淺臣恐天下放效以羨餘爲名因緣刻剝生人受弊請行重責以例列藩

感五院 臺儀自大夫以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歷踐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隱張延賞温造也尚書故實

辟三院 憲府故事三院御史臺中大夫中丞自辟請命于朝獨孤朗爲御史中丞時崔沔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授皆丞相之僚舊也勅命雖行朗拒而不敢納沔居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臺宰相銜之

里巷毆擊 李傑本名務光代宗璟爲御史大夫時皇后妹壻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壻楊仙玉因於里巷遇傑遂毆擊之上大怒令勅昕等散騎常侍馬懷素以爲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情乃下勅決殺之以謝百寮舊唐

持憲平直 南唐江文蔚保太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宰相馮延已弟延魯與魏岑陳覺竊弄威權及代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已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畧曰昨天兵敗衂統內震驚將雪宗

社之羞宜醢姦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皆不死延已雖蹔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疏耳逾年召遷九國志陸游南唐書文蔚常爲御史中丞國朝自王義方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謄寫彈文爲之紙貴徐騎省爲志馬令南唐書云文蔚居諫職時宋齊丘陳覺馮延已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云後事亡其誤耶

九國志及陸書所載君章事甚詳此云諫官不云中丞且云後事亡何耶

橫挺待賢 御史臺有闇吏隸臺中四十年聲啫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凡爲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爲中丞一日視其挺直范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繁若使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卻之不知杖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挺復橫

持書 御史中丞舊持書御史中丞也初漢宣帝元鳳中

感路温舒尚德緩刑之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史二人持書侍御史起于此也通典

糾繩肅厲 梁毘爲侍書侍御史時京師饑上令禁酒劉昉倖妾任屋當鑪酤酒毘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郡公秩高庶尹憲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糵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隋書

當朝正色 柳彧字幼文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婞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憚憚無敢符者嘗以少譴勑送南臺素恃貴坐彧床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勑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隋書

侍御

熒惑火精 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黃石公陰謀秘法

柱下史 周官宗伯屬官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之者受法令焉以其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老聃嘗爲之秦改爲侍御史史記張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即其任也冠法冠一名柱後惠文冠以鐵爲柱言其審固不撓也法冠者秦事云始

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亦名獬豸冠以獬豸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以爲冠六典

繡衣 武帝時侍御史又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注直指而行無阿私也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漢表

舉劾奢僭 江充字次倩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衞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漢書

逐捕不避 王賀字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獲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元后傳 御覽作王禁誤

威振州郡 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誅不從命威振州郡

劾書廢立 嚴延年字次卿少學法律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

議法依輕 陳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爲侍御史主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與人重（東觀漢記）

持節觀風 譙玄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後漢）

理輪 張綱字文紀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元年選遣八使狥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蒙承恩專爲封豕長蛇貪縱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篤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上

驄馬 桓典字公雅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上

橫劒當車 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勑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襄（後書作杜喬）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橫劒當車御史當車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

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續後漢書）

朝賀不整 陳翔字子麟少知名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後漢）

自稱不堪 韋約字季明司徒則愷甚敬重之謂曰君以輕於去就大位不躋今歲垂盡選御史實欲煩君約曰大馬齒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慕者以明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素有風疾眩冒不堪久侍遂徙跣趨出公追不及（三輔決錄）

遮勒言前 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盛各爭入官仁被甲持戟遮勒宮門不得令入章帝既立諸馬更譖仁刻竣於是上善之（陳留耆舊傳）

簪筆 魏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筆側陛而坐帝閣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毘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今者直備位但耗筆耳（魏略）

直言公論 呂岱字定公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逐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狀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

美之（吳志）御覽以德淵爲岱字誤

大獄　庾峻字山甫魏高貴鄉公時爲秘書丞遍觀古今見聞益廣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慶（王隱晉書）

截角　劉曒字長升毅子也正直有父風爲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衞而不救火曒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曒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晉書）

書事補　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綝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山公啟事）

清要　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唐宣宗欲與韋宙好官拜侍御史高祖曰此職林）

雄職　李義甫執權用事有洛州婦人淯于氏有美色坐事係大理義甫聞而悅之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別宅婦特爲雪其罪卿竇玄疑其故遽以狀聞高宗勑給事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案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高宗特原義甫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彈奏曰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陞下擢臣著作郎極文學

之清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隕首非報惟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甫枉殺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鞫問但陛下撫育萬邦蠻陬夷落猶懼疎網況羣彙敷尺蚡臣肆雪足使忠臣憤抗又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便是畏義甫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冤氣于幽泉誅姦臣于白日對仗叱義甫合下義甫直視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甫趨出高宗以義方毀辱天臣言辭猥褻出正義爲萊州司戶而不問義甫姦濫之罪義甫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上

佯失告狀 李靖爲岐州刺史人或私有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近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亡御史名氏惜哉唐新語

不事不足介意 唐臨初爲殿中侍御史大夫韋挺以朝

列不整責臨臨曰此爲小事不足介意請今之後革之明日江夏王道宗自以貴戚共韋挺對立私語趨至曰王亂班臨彈王江夏答曰共公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自亂班韋失色而退諸人莫不悚動

授職欣然 徐有功起爲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紿事中即季昶鞫之季昶鍛鍊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弃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北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流於嶺表有功除名爲庶人

雄權 韋仁約字思謙授監察御史嘗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慴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令褚遂良貶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劾奏其事因出爲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灾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舊唐

數次表此 魏元忠遷監察御史高宗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

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新唐

抑人爲妾劉藏器爲侍御史時衛尉卿尉遲寶琳抑人爲妾藏器請還其父母帝既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之帝從之藏器復執奏帝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再三藏器進言曰法者海內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舍恣情愛憎由已則國之刑憲何所施陳今寶琳請陛下從之臣所執奏陛下亦從之今日從之明日又改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人無信不立匹夫匹婦尚不可失信況爲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內無所適從帝意從藏器所奏

供奉赤壁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戶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北野人爾爾御史供奉赤壁不接武夔龍簉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

朝史請然狄仁傑爲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之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

伸難抑躁　陽嶠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己爭取爲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吾知其意不樂抨彈事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史

白兔　酷吏王弘義爲左臺侍御史弘義於鄉里傍舍求瓜王悩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人之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內史李昭衣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四其　郭弘霸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則天悦拜左臺監察御史時人號爲四其御史

和事人　崔琬爲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陵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趨出待罪朝堂楚客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爲兄弟時人切歎焉兩解之謂帝爲和事天子　唐書

阜鵰　王志愔神龍中爲左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爲阜鵰言其顧瞻人吏皆如鵰鸇之視燕雀也

南憲　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韋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

門著婦人之服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于時南憲直臣劾以霜憲虧加微貶旋登寵秩同惡相濟一至於此請付紫微黃門準法處分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爲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與安石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皇輔立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神恐憤臣忝司清憲不敢糾彈彦昭等並請準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不斬逆賊 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韋庶人特勑令對御辨折上屢抑瓌而伸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而前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獻忠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斬逆賊而後聞奏今使眩惑天聰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兩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朝廷知尊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刻之拘於省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之尊

膽落 温造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貢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疋造正衙彈奏祐肱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

兄弟憲府 楊假楊收並遣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並居憲府持爲新例

呈身 韋澳字子斐性貞退寡慾大和六年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詣御史職 唐法殿中侍御史遷拜及職事與侍御史均職林

端公 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推者掌推鞫也彈掌彈公糾知公辭事

雜事臺事總判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爲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爲雄劇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癡床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是故謂之癡床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爲南床通典

烘堂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入閣則侍御史監奏葢含元殿最遠用入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墀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絶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國史補

大熱有毒 尸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又朱書云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姦回）寃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畿尉簿爲之相畏遠使惡暴直忌按權豪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曰炙乾硬者爲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僉載）

監察本草 賈言忠撰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生白髮時義云裏行及試員外者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爲蘘荷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爲患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郎爲甘子可久服或謂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員外郎號爲摘去毒歡悵相半喜遷之惜其權也（御史臺記）

拘局不樂 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拘局忿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爲左補闕（唐書）

名望素高 吳楊廷式爲侍御史知雜事廷式强立忠直名望素高及爲憲職人皆屬望雖功臣武將亦嚴憚之徐知誥輔政漸革貪弊張崇爲廬州刺史好聚斂會廬江民訟其縣令掊刻者時議以崇難制使廷式往按之廷式謂知誥曰雜端推事其威至重職業人可不行也知誥曰君將若何廷式曰將械繫張崇使使往金陵薄責都統知誥曰所刻者縣令爾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卑官也今取於民皆張崇使爲之轉以獻都統爾其可捨其大而詰其細乎知詰俛首謝之曰吾知小事不足仰煩乃止遷大理司直九國志

識聞臺官皇祐中詔委御史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太常博士吳中復或云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聞中復知犍爲縣廢淫祠以禁民之非開河灘以通民之利又嘉州舊產紫竹桶榴癭木等任于蜀者競採之以爲器民甚苦之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及替還舟中並不載嘉陽一物其愛民清謹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面臺官遂除殿中侍御史言宰臣劉沆之過出知拙州召還爲侍御

直宿奏事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爲詔誥出語爲誥令乃今中書舍人也通典

忠慎劉超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出內書命以忠慎稱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厥咎必至上益嘉之晉中興書

儒素徐邈字景山東莞姑幕人也少有學問尤善經傳時烈宗始覽典籍招延理學之士謝安舉邈補中書舍人左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輒有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上

掌制誥 通事舍人自晉宋以來唯掌呈奏宣王言甚用事至梁用人殊重多以尊官兼領並入閤內始專掌中書詔誥其後除通事二字直曰中書舍人陳及北朝皆因之掌制誥初學

四戶 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太史奏宜修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仍其舍人王文明等奏之齊書

古人風 明帝踐祚引傅昭爲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爲大司農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畧身安麤糲常挿燭板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槃曰卿有古人之風朕賜卿古人之物上

勢利之職 茹法亮久爲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上

絕俗遺 顧協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絜不敢厚餉止送錢三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南史

醜名人 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爲文有清典見賞知音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

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北齊

當外飲酒 顏之推字介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俄頃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所嫉上

言之 北史 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名世號三才

海內共推 虞世基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除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隋書

棄石之言 貞觀中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章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諭使各揚其職人敦朴素俗革澆浮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淳之化自然家富國肥禍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之也唐書

王冊奏 顏籀字師古唐初爲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舊唐

隨口誦寫 岑文本字景仁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温彥博奏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冀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上

不見便息 馬周字賓王太宗時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息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見則見馬君事論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是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上

中舍稍待 朱子奢武德四年隨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遺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爲大國使必勿籍其東修爲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

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爲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上

又中極選 中書舍人唐初爲內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爲中書舍人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侍從署勑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通典龍朔改西臺舍人先宅改鳳閣舍人開元改紫微舍人又曰紫微省會要

日授分寫 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皆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勮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伏舊唐

鳳閣舍人樣 徐堅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聖歷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左庶子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上齊聃少善屬文高宗時累遷蘭臺舍人善於文誥甚爲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勑間日來往焉文苑堅

長姑爲太宗充容次姑爲高宗婕妤並有文藻堅父子以詞學著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堅傳）

不裁一言 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草詰餘慶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言由是轉左司郎中上

一人辦事 孫處約爲中書舍人累年中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會要）

兄弟代爲 韋承慶字延休仁約子也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于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屬文迅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弟嗣立與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代承慶爲鳳閣

舍人上

思如湧泉 蘇頲神龍中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爲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頲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上景龍四年初定內難惟中書舍人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而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脫廢

鳳閣世家 王徽曾祖擇從擇從兄昜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虞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人號鳳閣王家上

一時之秀 許景先轉中書舍人自開元初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嶕絶之勢然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上

平言之最 孫逖開元十年登文藻宏麗科二十四年拜中書舍人制勅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上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新

朝天手 武德及開元中有顏侍郎陳叔達蘇頲云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唐大詔令

同列皆以 嵩寘學術未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上玄宗欲命蘇頲爲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令人知逮夜艾方命草詔謂侍臣曰外庭直宿者誰遽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手以頲姓名授之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斥其父名卿當爲刊削嵩久之復獻上以前詞非工謂沉思既久必當精密不覺前席及覩惟改曰國之珍寶上擲其草於地上曰虛有其表爾左右皆笑嵩頤大多髯故上有是言

一代辭宗 韋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與弟斌文華當代俱

有盛名于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遊處廣平宋公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張九齡一代辭宗爲中書令引陟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爲美談貶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爲推挹天寶中拜中舍兄陟先爲中舍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貶又掌文誥舊唐

解事舍人 齊澣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告詔皆援準古誼切延大政必諮之時號解事舍八

頡窻舍人 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顬窻取得之時人號爲顬窻舍人

僉載

蘇賈 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之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于時天寶末爲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皇上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爲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舊唐

楊炎 字公南父播隱居不仕肅宗賜號玄靜先生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爲小楊山

人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揚焉上

綸音 除中書舍人李文爲學士制云綸省推高文館記

焚制草 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人皆留制草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舊唐

請改制辭 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等州觀察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其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令狐楚所草也度以是行既兼招撫請改其辭中未剪其類爲未革其志又以韓弘已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軸又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算憲宗皆從之乃

罷楚內職守中書舍人舊唐書作府

不接私覿 路隋敬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劉錫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覿耶終無所受舊

文字首選 白居易穆宗時爲中書舍人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爲排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何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除杭州刺史

賜書褒 封敖字碩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

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衞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三關晝鑌造謄嘉話開懷靜思竟皆而同言不他惑制出敎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敎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敎深禮重之

非代言才 殷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晉天福中拜中書舍人同職馮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詞旨多託鵬爲之玉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辜負字示王玉乃信之當時以爲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纖佞過之

詔書高古 陳義長興中自舍人御命冊公主於太后前卽帝后也帝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言於義曰宜之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耳義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義今生所不爲也聞者無不嘉之晉史

賜不分遺 馬希廣初襲位有其弟夢叛於朗州鐘允章聘湖南還晨問曰馬公復能經畧南土乎允章曰馬公兄弟爲梗天論絶以臣觀之敗亡可待況能害我晨於是發兵復昭賀之地楚人果不能救因授允章中書告人性吝嗇歲獲賜賚甚厚然未嘗分遺故人其妻牢氏有賢行常語允章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鬻嵩烹茶作糜

止用一銚尚且接待朋友金寶貨盈室而義路棒塞雖富且貴何足尚也乃出銚以示允章允章大慙自是稍揮散矣

字作金聲 王翊乾亨初拜中書舍人賜金魚紫四年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又獻賦龔賜珠數斤翊見之色動後南詔獻朱鬣馬南宮白龍見昭陽殿成翊皆獻賦頌每賜予稍緩必於同列颺言曰吾賦字字作金聲何受賜之晚也龔聞之大笑

仁而狗公 王延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頎者協之子也授郿師簿簿其舅屑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見舊相吏部尚書盧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首以長者聞之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多睟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徵泅之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仁而狗公皆此類也周史

徧下之甚 閩王昶立晉高祖遣散騎常侍冊封昶閩王昶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駿僮甚盛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徧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世家

有元和風 南唐韓熙載爲和州司馬久之召爲中書舍人乃始親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九國志）

失卻君房 真宗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爲閑忙令云世上何人號最忙柴微失卻張君房（湘山野錄）

六押 李泌曰給舍分司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李泌傳）

宰相判官 中舍時目爲宰相判官（盧氏雜說）

一佛出世 太宗嘗云朝廷每除一舍人六親相賀諺云一佛出世（國史）

給事中

黃門 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興服志）

名儒國親 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爲之掌左右顧問（漢儀注）給事中常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或名儒或國親（胡廣集）

夕郎 黃門郎屬黃門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漢舊儀）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柳子厚朝日說）

受書 尚書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調粉塗壁其邊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含鷄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侍郎對揖跪受上

賜帛 東方朔爲中郎賜帛百疋給事常侍從或名儒或國親東方朔中郎爲給事中劉向諫議大夫爲給事中 後胡廣傳

能臣 蕭望之漢元帝詔曰望之傳朕入年厥功茂焉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贊曰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

有言而治 陳紀父寔寔子羣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何如祖父羣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 梁湖東王繹孝子傳

軒軒昂昂 王黎爲黃門郎軒軒然得志昂昂然自樂 傅子

忠言屢奏 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上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爲給事中 晉書居注

清貞廉潔 陳邵字節良太始六年詔曰燕王師邵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古人風 太子竊於東宮遣徐文景造乘輿御物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汝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後太子薨事泄文景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 南史太子長懋齊武帝長子

駁正 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勅宣行大事則稱楊德澤褒美功業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所司奏楊則校其任歷深淺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
才藝若官非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其弘文
館圖書繕寫讎校亦課而察之凡天下寃滯未申及官
吏刻害者必聽其訟與御史及中書舍人同計其事宜
而申理之六典

【唐】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弘文館繕寫校讎之課凡百
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勅不便者塗竄而奏
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百官志

【唐下】張行成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
所以不能姿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
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

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陶
伊尹四海義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陛
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
朝對衆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太宗深
納之舊唐

【東臺】給事中龍朔二年改爲東臺舍人六典劉伯芻除給
事制曰東閣實掌駁議白集崔璨除給事中制曰左省駁議
不畏强禦杜牧之集

【覆獄列柱】李嶠高宗時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
狄仁傑李嗣貞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
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

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爲申明哉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舊唐

駁取儲物 盧粲幽州范陽人也景龍二年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韋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勅令太子卻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君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

初啟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

上

駁駙馬陵 盧粲遷給事中時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爲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鹽護葬事李温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爲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已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惟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途不應假以爲名請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勅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無異同冗之義右今不殊魯王緣此特爲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皆屬王公已下且魯王

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守禮雍王之墓尙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上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絶於傍期蓋爲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滕下之恩愛他及其夫贈賜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辯君臣一貫者成帝竟依粲所奏上

凝碧詩 王維字摩詰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樂工皆黎園弟子教坊工人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詩聞畫寇嘉之特宥之

惡其異己 給事中駁正制勅定其是非開元中李義多署案牘而已駁正姚崇惡其異己薦爲紫薇侍郎實去其權自後唯

柳氏家學錄

執詞頭 袁高爲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爲饒州刺史命高草詔書高執詞頭謁宰相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若更受大郡恐失天下之望宰相不悅命舍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乃奏論之舊史

宰相器 李藩爲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耶

裴珀言於帝以爲有宰相器舊唐

復爲給事 憲宗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爲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臣曰呂元膺讜言直氣今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珀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上

晉辰數奏 李遜爲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爲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啟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睹天顏歟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上

屢有封駁 韋弘景爲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經與駙馬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爲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爲之迴穆宗怒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上

繼有封駁 郭承嘏爲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詔方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瓊闈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上

封還詔書 狄兼謨長慶大和中歷鄭州刺史以治行稱

入爲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汚縑帛等贓
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勅書文宗召而諭
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
或不可卿勿以封勅爲艱上

補闕　左右補闕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
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
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不待授闕　補闕唐垂拱中所置言國家有過闕而補正
之故以名官焉詩云亥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益取此義
後漢伏湛出入禁闥拾遺補闕魏志文帝勅侍臣曰公
卿等宜拾朕之遺補朕之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闕

拾遺獻可替否晉職官志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居右
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後魏孝文帝令侍中李忠
補闕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其才可則登不拘階
敘又置內供奉無員數才識相當不待闕而授其資望
亦與正官同上

左右拾遺　垂拱中所置言國家有遺事拾而拾之故以
名官焉史記及黯曰臣願爲中郎署長出入禁闥補過
拾遺漢書元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
右後漢張衡爲侍中恆居帷幄從諫議拾遺左右後魏
初置內侍長主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又孝文帝
命侍中丘惟拾遺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餘同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愿顛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也 舊唐

見用妖人 中宗卽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秘書監李邕上書諫曰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于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劾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上

棲白草澤 竇羣隱居毘陵以節槩聞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園丘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復薦羣召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卽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爲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爲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爲侍御史

遺補諫官 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爲秘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議郎爲左補闕崔羣韋貫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諍之官於是降爲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而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之上

疏諫禁軍 王源忠字正蒙遷左補闕時興禁軍者不循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爲追擒源忠上疏其畧曰夫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伏內乞還法司庶

宗皆分憲宗可其請

孜孜獻納 裴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桊謝之際垍延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鉷無愧矣嚴補闕宦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愧而退

處無過文 宗以魏謨爲補闕上嘗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謨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授謨左補闕於牀內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善爲之詞

諫賜衣人 王直方開成中爲右補闕上疏曰陛下即位

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聞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子弟賜與至廣每有此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豈容易也臣以爲鄭聲娛人音樂動聽能使人情迷性亂捨棄萬事而爲樂不足也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亂侵盛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奏嘉歎賜帛百匹并以表示宰臣令宣付史官

冊府

秩卑選重 白居易上疏云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謹按六典云其選甚事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之人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言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以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關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疏禁內官 元稹爲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爲拾遺上疏云聞士元踢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捐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淩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

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

不避雷電 韋溫爲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

諫上尊號 韋溫爲右補闕內史羣臣上尊號溫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稱乃聖王之未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早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

圓句把麻 通事舍人宣詔舊命拾遺圓句把麻者盡謁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摘聲句以助之及呂温爲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爲自呂始也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也嘉話錄

遞諫事較 大中十一年右補闕陳嘏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親庶務訪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見秦皇漢武爲方士所惑常以之爲誡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仍謂崔慎由曰爲吾言於諫官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耳舊紀

詩人命蹇 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之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況詩人命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也剝至死集陳子昂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韜所殺後師韜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韜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以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爲是舊唐

重載斗量 天授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爲濫雜著於謠誦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皆斗量把椎侍御史槌脫校書郎

諫議大夫 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六典

五義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二曰順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家語

五常之性 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

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白虎通

諫宮補郡 宣帝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違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前漢

耆老久次 楊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爲諫議大夫毒免復召爲諫議大夫家至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餚酒以從遊學上

篤行 江革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者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後漢

作賦 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拜諫議大夫晉書

喜得諫議 張普惠字洪賑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

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又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太后復遣元義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騶馬來甚迅速仙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重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遂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魏書

蹇諤不顧 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

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爲訓已
卽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爲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
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
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絶爲天下笑唐吳兢疏

與聞政事　王珪爲諫議大夫嘗有論諫太宗稱善遂詔
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唐書

四歐　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受四
方之書乃鑄銅匭四區共爲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春色
青有能告以養人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匭銘之曰延恩
南方夏色赤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匭
銘之曰招諫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素
匭銘之曰申冤北方水色玄有謀智者可投書於玄匭
銘之曰通玄令宣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人
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卽進天寶九載玄宗以匭聲
近鬼改理匭使爲獻納使上

開元天寶　楊城爲諫議大夫裴延齡譖陸贄等坐貶
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不可
使天子殺無罪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等數
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
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今宰相論遣之於
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
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

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上

事出柱史 李絳見浴堂殿憲宗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被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于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阿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

不卹國事 鄭覃以父蔭累諫議大夫穆宗立不卹國事覃與崔郾等延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設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因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絶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予願節用之毋今有司重取百姓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有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閒下殊不欵欵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閒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上

忠良腹心 憲宗皇后郭氏武宗喜畋游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謂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扑等不復橫賜矣

請廣諫員 牛叢任補闕數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爲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舁襯極諫 閩王曦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舁襯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絶 五代史

受諫 漢高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受劉毅桓靈之譏吳競

天中記卷三十二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